

以、約掠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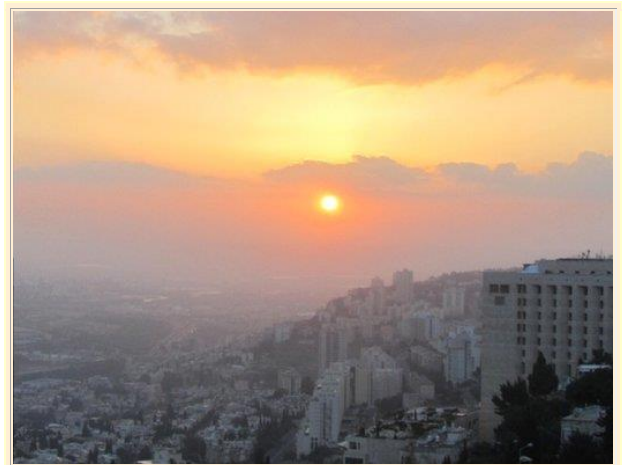
林淑麗

前言

朋友大概還記得五、六十年代，一些以聖經故事為背景的西洋影片，譬如「參孫大利拉」、「出埃及記」、「十誡」等。當時看只覺得情節很吸引人，並不知道它們還是世界兩大宗教的重要內涵。這些年來聖經曾翻了一些、中東史看了一點，但百聞仍不如一見。適逢大紐約區台大旅行團籌劃二〇一三年一月中旬的中東遊，當下毫不猶豫的報名。旅程以「Fascinating Israel with Jordan」為號召，校友於一月十五日下午降落以色列大城 Tel Aviv，於一月二十八日晚飛離約旦的首都安曼。

以色列、約旦之旅可以從幾個方面體驗：我們看到，人類在極端惡劣的生存條件下，為了求生存、求民族認同，所能發揮的創造力、勇氣及意志力；見證征服者在殖民地留下的軌跡及造成的影響；擴大地理景觀方面的視野，並溫習一些聖經的功課。此外，還可接觸不同的民族性格，感受敵對陣營對峙的緊張氣氛，確實不愧是知性、感性、靈性齊備的一次饗宴。

亞伯拉罕的後代



以色列Haifa港灣的日出



耶路撒冷舊城鳥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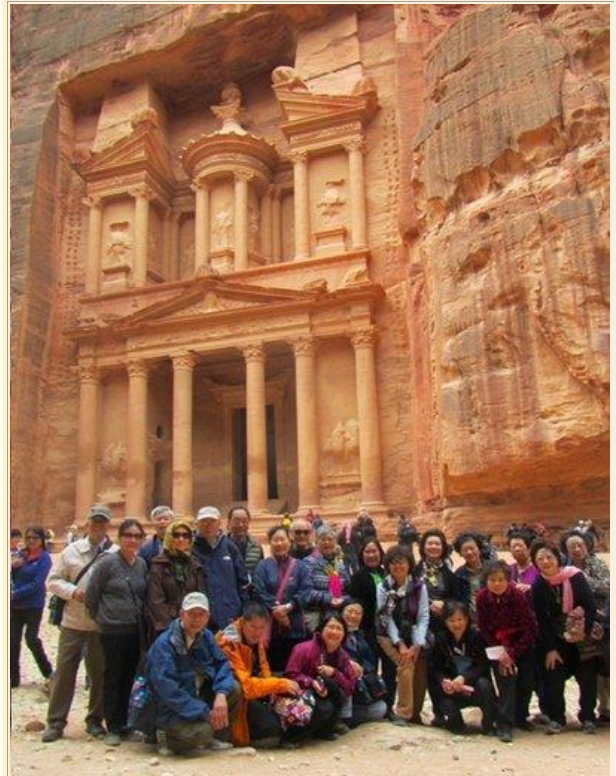


耶路撒冷舊城牆壁彈痕累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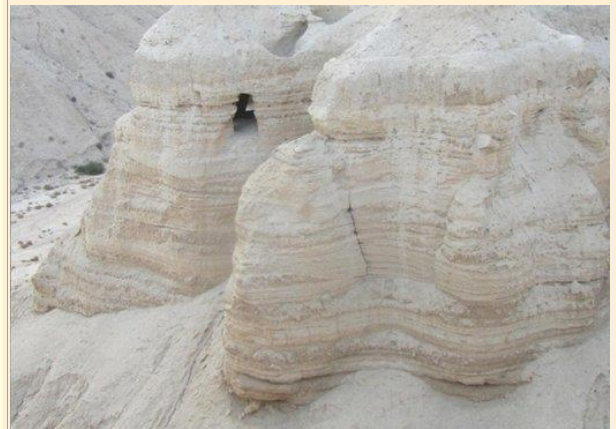
白石磚房、幾何線條、自然資源的珍惜及運用、全民的愛國心，這是筆者對以色列的一般印象。第一站 Tel Aviv 是個年輕的現代城市，附近的古老港口 Jaffa 似乎較有特色。走馬看花之際，導遊 Tal 指出了大衛王少年時，曾擊敗敵營「Philistine」勇士 Goliath 的地點，這該是三千年前的故事吧。如果說猶太民族的歷史像一部悽楚磅礴的史詩，那麼完成統一大業的大衛王可喻其民族榮耀的象徵。當晚，校友們覓得一處臨地中海的餐館，一面享用烤鮮魚大餐，一面天南地北的聊。飯後漫步歸去，夜色悠悠，海風輕輕拂來；忽見一男士迎面而來手上提著好大一隻魚，大概剛上鈎不久吧，眾人見著爭相拍照。關於「魚」，新約聖經記載著，耶穌曾對在加利利海撒魚網的門徒說“Follow me, I will make you the fisher of men.” 「撒魚網」或「佈道」就任君選擇。

耶穌的家譜，新約馬太福音開宗明義作了交代：從亞伯拉罕（約 1800BC）到大衛王（約 1000BC）為十四代；再過十四代之後，猶太人被俘至巴比倫為奴(586BC)；又過十四代，方有耶穌的誕生。當時猶太人地區為羅馬附庸國，它任命一位非猶太教的 Harod the Great 為王。此君不愧長袖善舞，在他的時代，Golan Heights 被收入版圖；地方建設功勞累累著名的港口 Caesarea 是個例子。我們離開 Tel Aviv 後，首先參訪這個著名的古代海港。其次，車子沿海北上、再往東折，午後來到 Jazreel Valley、Jordan Valley 相交的要衝地 Beit Shean。它有規模頗大的羅馬、拜占庭時代遺跡。接著一路奔向 Jordan River，在其會合加利利海處，參觀了供信徒下河受洗的現場。當晚在猶太人互助公社(Kibbutz)經營的旅舍歇息。

加利利海沿岸一帶土地肥沃，處處是迷人的草坪、田野、花果、山坡，不愧是上帝應允摩西的「流著奶及蜜的土地」。話說，耶穌在 Bethlehem 出生，為躲避 King Harod 的謀殺，避難於埃及；後來回到故鄉 Nazareth，二十六歲開始在加利利海一帶佈道，新約馬太福音、約翰福音記載的一些故事，很多地點都排在十八日的行程，譬如：Nazareth (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), Mount Beatitude (The Sermon on the Mount), Capernaum (synagogues), Cana (The



約旦的Petra最出名的一景叫"Treasury"。



以色列 Qumran 的洞窟藏著死海書卷(Dead Sea Scroll)

Wedding Church)。Capernaum 的考古現場頗可觀、極具說服力；Nazareth 的教堂氣派非凡、來自國際的宗教藝術，從古典到新潮，都可占一席之地。中途乘船渡加利利海，上岸正逢午餐時刻，有加利利海特產魚，佐以可口的 Hummus 及開胃的中東式沙拉。

一月十九日特繞道以色列西北角的海港 Haifa，於黃昏時刻底達。在建築悠美的 German Colony 地區看到一家名為 Taipei 的餐館。晚間結伴沿山坡欣賞羅曼蒂克的港都夜景。隔日大清早從房間探頭而出，正逢朝陽染紅天邊，金光灑在東地中海濱，堆砌著民屋的斜坡好像披著一層薄紗。趕緊打開相機，居高臨下咔嚓咔嚓照了好幾張相。次日先參觀設計非凡的“Bahia Shrine and Garden”；順道前往地勢優越的小鎮 Acre，它以十字軍東征的城堡著稱，其規模相當可觀，導遊 Tal 就一些考古細節作了詳細的說明。

耶路撒冷的歸屬

耶路撒冷號稱為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城，它的歷史可說是猶太民族苦難命運的投射。此行參觀的重點放在舊城。第一天大早車子先繞著城廓走，導遊一一介紹它的幾個主要城門。接著上了東北角的 Mount Olive，讓大家盡情拍照。在陽光下白燦燦的聖城有點「一千零一夜」的韻味，最醒目的地標該是那巨大的金色圓頂，它就是 Dome of Rock，建於 691AC(回教王朝 Umayyad 時期)。傳說中，它底下有一塊巨石，是 Mohammed 祈禱、昇天之處。Dome of Rock 築在一個叫「Temple Mount」的廣場，著名的「哭牆」(The Wailing Wall, or The Western Wall)就在臨近的一角。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猶太人，不辭千里來到它前面叩頭、祈禱、哭泣？原來在他們漫長的歷史中，曾兩度被侵略者摧毀了民族信仰象徵的神廟；Western Wall 據說是被毀的廟殘存的一點地基，是數千年無國可歸的痛。

這裡得補充一些歷史數據：586BC 巴比倫入侵、猶太精英淪為俘虜；1948 年五月以色列國宣布獨立。漫漫的兩千五百年歲月，試問猶太族享有獨立國地位的時間有多久？答案竟是「大約一百年」，在所謂的 Hasmonean Dynasty 時代(142BC - 63BC)。63BC 那年，羅馬將猶太國列為附庸，課重稅及宗教衝突播下反叛的火種；於 66AC 爆發大規模的武裝抵抗，持續數年；最後的一批反叛者逃至死海西北岸附近的一處高原 Masada，死守三年，羅馬軍終於自山腳攻上城堡，將近一千人選擇預先自殺殉難。就在這動盪的時代，早就有一些信徒躲在死海西南岸的 Qumran 修行，最後還是難逃毀滅的惡運；不料，將近兩千年後的 1947 年，一個遊牧族的男孩卻意外的在洞穴中發現了一些瓦礫，內有破碎的羊皮捲。這就是當時震撼學術界的 Dead Sea Scroll 的由來。前後發現了九卷，依據專家鑑定的結論，舊約聖經的前五書(相當於猶太人的 Torah)這裡都有了。

一月二十二日這天，校友一行人特地到 Masada 和 Qumran 參觀。車子在地平線之下行駛，窗外一片乾黃的大地，金黃色的山脈忽遠忽近、陪著我們，山腳下時而出現一叢棗椰樹；忽隱突現的死海，像幽靈般的向路人招著手。不尋常的景觀正為不平凡的故事開啓序幕……。嚴肅的主題之外，導遊也安排了餘興節目：老早就讓大家在路旁買了死海泥巴系列的化粧品，在歸途又得伸手在死海的鹽水裏泡泡。

耶路撒冷和耶穌的殉難不可分。新約馬可福音第十四章、十五章記載著祂在世最後的時刻：背著十字架，從審判庭一路走到刑場，被釘十字架、埋葬、復活。舊城的觀光地圖

上以 Via Dolorosa(The Way of Grief)標示這條路。它始於舊城東北角 Lion Gate 附近，一路經過回教徒住區，終點在基督徒住區的「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」。公元第四世紀，康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立為國教，並選擇在祂復活的所在建造一個教堂(大部份基督徒相信這裏是耶穌殉難及復活的地點)。Via Dolorosa 全程立著十四個祭壇，分別記述耶穌受難復活期間的不同時刻，每站都人潮不絕。當然，除了密集的宗教課程，人們也可順道瀏覽一下舊城的街景。看了回教徒地區低廉散漫的店鋪，筆者曾問猶太導遊說：「這麼重要的地區，難道精明的以色列政府沒有輔導措施嗎？」只見他聳聳肩，一付無可奈何、不屑的樣子。也許，這些商人是以色列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。

一月二十三日一大早離開以國。退稅加上兩邊的導遊連絡失調，結果在兩國關口耙了將近兩小時，但約旦導遊的阿拉伯式幽默馬上讓大家笑開臉。過了富歷史意義的 Allenby Bridge，正式進入約旦國。Sir Edmund Allenby 在一次大戰期間任英國的中東戰役統率，他有一個很著名的部下，俗稱「阿拉伯的勞倫斯」。勞倫斯助阿拉伯叛軍以遊擊戰消耗 Ottoman 的軍力，使 Allenby 的部隊得以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攻下耶路撒冷，離十字軍被趨逐的時間約八百餘年。光復基督教聖地的意義相當重大，這該是以其名建橋的由來吧。至於當年阿拉伯反叛軍的精神領袖，Sherif Hussein of Mecca，正是當今的約旦國王 King Abdullah II 的曾祖父。

建在地質奇觀中的王國

入了境，先參觀兩個聖經的地點：一個是"St. John the Baptist Church"，就築在耶穌 Jordan River 受洗的地點附近；一個是 Mt. Nebo，摩西在世的最後時刻獨自爬到此山頂端，望向河西那片上帝應允以色列人的土地。一行人接著繞道 Madaba；當晚住進安曼頗豪華的 Hotel Kempinski，就在時尚商店街附近。這天一直有一個拿著槍的保鏢，心不再焉的隨車陪我們，但隔天就不見了；在約旦期間最常見的該是皇族的照片了；常被張貼懸掛於街頭或公共場所；有一天還在車上看到為國王準備的公關宣傳影片。他一派美式教育的談吐，scuba diving、sky diving、motor cycling 樣樣精通。導遊又教我們如何打阿拉伯式頭巾，並介紹婚姻習俗；傳統的部落約束還是存在，但也讓人羨慕那份歸屬感。我們正逢上選舉期間，路旁聚集著一群人，竟是青一色的男性，原來投票依性別分區進行。

次早校友們以高度期待的心情上路。四小時後到達名聞遐邇的 Wadi Rum。一次大戰期間，勞倫斯為阿拉伯叛軍出奇招；他率領駱駝隊北渡稀有人至的大沙漠，再往南穿越此山谷，由腹背突襲海港 Aquaba，使 Ottoman 的軍隊措手不及而潰敗。他將阿拉伯戰地的日記整理出版，名為“Seven Pillars of Wisdom”；Wadi Rum 山谷中的一座奇峰後來被取名"Seven Pillars"。校友在此爭相拍照，順便午餐。飯後分數輛車遊山谷，沿途風沙狂吹，奇形怪狀的赤紅大岩石令人目不暇給。

隔日參觀「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」之一的 Petra；一位詩人曾以「The rose city half as old as time」形容。這個 Nabataea 古文明的形成，大約公元前三百年左右，是約旦南部一個阿拉伯族群，他們以駱駝商隊交易而致富；在極盛時期領土曾遠達 Damascus 附近。Petra 在公元一百年左右被羅馬合併，此後漸走下坡，以致消失於歷史中，至 1812 年才為瑞士旅行家 Johann Ludwig Burckhardt 發現。古城共有三十四個不同景點，包括水利設施、

神廟、墳墓、城堡、戲台、紀念碑等等，全部雕刻在玫瑰紅的岩壁上；其中一神廟叫「Treasury」的最為著名。遊客走至石壁狹谷之末端，見一線天外聳立著這座龐大優美的藝術傑作，那驚喜的一刻至今難忘。

帝國不識疆界

一月二十六日晚，校友一行人在濱臨死海的 Moevenpick Hotel 過夜，充份享受仰泳之樂，順便試試泥巴美容術。次早本來要先參觀著名的十字軍城堡 Kerak，聽說有人對選舉的結果不滿，正準備示威；擔心交通會受阻礙，故改道參觀 Ash Shubak。它也是十字軍建的，但規模較小。站在城堡高處，放眼起伏的黃土丘陵，想像歷代遠征而來的將領士兵跋涉千里的艱難。

城堡、廢墟將是在約旦最後兩天的主題：校友們將北上軍事敏感地帶的 Golan Heights, 連續參觀兩個古帝國留下的廢墟 Gadara 及 Jerash；接著向南回到首都安曼，隔天將參觀考古博物館、羅馬劇場、民俗藝術博物館……。於是不免回首這趟旅遊走過的路，感嘆帝國爪牙的無遠弗屆；它們難道在乎您是什麼種族、信仰，那來什麼以色列和敘利亞的國界？如果要讓旅遊日記簡單一些，何妨拼湊想像一個四度空間的模型，前兩度決定地理位置，第三度是紀元年代，第四度可以光譜上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勢力：譬如 Egypt, Babylon, Assyria, Persia, Alexander the Great, Rome, Byzantine, Arabic Muslim Dynasties (several of them), Mongol, Ottoman, British/French Mandates.

Golan Heights 地質上為 Basaltic Plateau，可見土質非常肥沃。車子沿坡而上，頭禁不得轉來轉去，因為風景實在太美了。一瞬間瞥見樹的夾縫間有一條河，該是約旦河吧！但導遊示意不能照相。雖然如此，當天的遊覽確實讓大家體會一下中東內陸肥沃地帶的民間生活；從廢墟欣賞鄉村景觀，一群羊正井然有序的過著馬路；遠遠的樹下一對阿拉伯父母親，帶著小娃娃享用野餐；近處廣場上一羣小學年齡、包著頭巾的女生，正調皮的擺姿勢和校友合照。記得在耶路撒冷的第一天，大家正準備進城參觀大衛的墳墓；看到城牆腳地上坐著一羣穿深綠軍服的男女少年，和一堆背包混在一起；白牆磚上幾處有著彈孔的痕跡，原來這是 1967 年以阿六日戰爭期間，以色列奪得舊城東半部所付出的代價。

最後一天天，除了參觀安曼的古蹟文物，還安排在中餐館一嚐家鄉味。下午到豪宅地區一遊，導遊帶大家去買一盒盒的芝麻餅。前往機場之前到美式的 Shopping Mall 閒逛。安曼一整天的旅遊本不在正規行程上，是由賴富雄學長額外協調爭取來的，可謂價廉而物美，為以色列約旦之旅劃上完美的句點。(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九日)